

## 十三經注疏版本略說

長澤規矩也著 蕭志強譯\*

### 一 宋刊本

將經注別行，也就是爲了讀者便宜，將所謂的單疏本配以經注，而成爲所謂的注疏合刻本。這樣的過程是理所當然的。然而，早初出現合刻的時間是北宋末年還是南宋初年，先儒有不同的看法。比如，段氏主張是北宋，阮氏接受這樣的意見；錢氏則主張是南宋，近人大都追隨這種看法。主張北宋末年的說法，完全沒有傳本，且南宋初年諸經單疏本覆刻之後，近來已經沒有人再覆刻過。而現存的注疏合刻本中最早的，便是越刊八行本。

所謂越刊八行本，仍是在兩浙東路茶鹽司於乾道、淳熙年間先後將《周易》與《周禮》、《尚書》上梓，然後紹熙中，刊行《禮記》與《毛詩》，慶元中，吳興沈中賓又新刻《左傳》，在《左傳》完成不久，《論》、《孟》也完成了。現存版本只有以上諸經，其它經典是否有刊刻，則不爲所知。各書每半頁由八行構成，因此名爲八行本。而因爲刊者並不一樣，所以遵照《九經三傳沿革例》的「越中舊本註疏」之稱，採用刊行地而命名爲「越刊八行本」。這之中，根據被認爲沒有補刻的《周易》之刻工與闕筆，有人說是紹興刊本，因而舊說很難成立。越刊本的版本傳到元明之後，有補刻本。傳本則大多是元修本或明修本。（詳細討論參照後章〈越刊八行本注疏考〉）

根據現存本，注疏合刻本之嚆矢雖然是越刊八行本，顯示並非紹興刊本。因此，清人金門紹在《補三史藝文志》中引用以上這段文字：

孔穎達《禮記疏》，鄭賈《周禮註疏》，天德三年國子監印定，《禮記》用孔

---

\* 蕭志強，東吳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碩士。

穎達疏，《周禮》用鄭玄注賈公彥疏。

他認為金主亮天德三年（1151）就是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，由此便可從文獻上找出經與注疏的合刻時間<sup>①</sup>。然而，《周禮》中記為合刻，《禮記》中記為單疏，二者並不符合，如此的監本頗不統一。而且，此文獻不知出典，故在此暫且存疑。

經注疏合刻本出現後，又有人加上釋音，也就是所謂的附釋音本。其中比較有名的，仍是宋末建安一經堂劉叔剛刊行的所謂宋刊十行本。《九經三傳沿革例》中有所謂「建本有音釋注疏」，大概指的就是這個版本。而其傳本，除了日本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中藏有《毛詩》初印本與《左傳》補刻本之外，目前不知道還有其它版本。北平圖書館所藏的《穀梁傳》也沒有留下記錄，但有人懷疑是否為元版？舊說認為這應該和正德十行本的初版本屬於同版，本人去年曾撰寫〈十行本注疏考〉，清楚地比較它們的各種版本。宋刊十行本的種類還不清楚，一般認為，《儀禮》就學問的性質來說，宋刻十行本中沒有刊刻是很自然的事，《爾雅》也是。若根據正德十行本，其他經典似乎已經被刊行了，就像《孝經》一般。然而，這些經文都沒有現存者。但我們也沒辦法說十三經全都沒有現存的版本。

在宋代單行的注疏，有一種是圖書寮尊藏的《論語注疏》十卷。該書是八行十六字，注疏雙行二十五、六字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「敦」字闕筆，金澤文庫舊藏本。然後，中華學藝社與澀澤子爵有影印本。注疏的釋文放在後代注與疏之間，此本大概是在疏之後加上去的。而我覺得釋文是後來加上去的，未必是宋刊十行本之前刊刻完成。如果和通行本相比，卷數不只只有一半，而且有許多必須訂正的脫誤之處，這部分在中華學藝社影印本張元濟氏的跋中有詳細考證。可見版式與宋刊諸本具有不同的特色。因此，民國的一些前輩看了後，斷定其為蜀本。若然，會不會就是《九經三傳沿革例》中所謂的「蜀注疏」？其二，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所藏的附釋文《尚書注疏》二十卷之中，卷十七至末有闕漏，卷末的刊記也不明瞭，然而，卷一末有「魏縣尉宅校正無誤大字善本」的一行刊記，甚至連宋諱的「惇」字都闕筆。這是建本中比較上乘的。〔九〕行十〔六〕字，小字雙行二十二字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此外，《擇是居叢書》本中有覆宋刊本《尚書》之八行本，下面有倉石武四郎氏指出與明永樂刊本完全不相符的意見。然而，倉石卻沒有指出是否有原本。

<sup>①</sup> 加藤虎之亮：〈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總說〉，《東洋文化》第149、150號。

## 二 金刊本

上引，還不知道是否有監本。而所存之處則有北平圖書館的殘本十卷（卷六至十，十六至二十）。舊內閣大庫的書零葉最近坊間有出現。其他則瞿《目》中收錄完本，並在開頭處有正義序及新彫《尚書纂圖》（書篇名十例、逸書篇名、圖）。在地理圖中據說有「平水劉敏仲編」的文字。十三行、大二十六至九字、小雙行三十五字。白口、雙邊。《舊京書影》提要中寫道：

「末題長平董溥校正。蓋即平陽府經籍所所刊。……平水注疏。今傳世者。尚有《尚書》。又一本《毛詩》（以上二種，並見宋元書式）。《論語》（見《留真譜初編》。又有貴池劉氏玉海堂景元本。）等。行款略同。」釋文大概都是在每卷之末。

## 三 元刊本

元刊本傳於世者，大約是明正德修本中的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等十經之元刊十行本。大概是大德乃至於泰定年間刊行的。刊年刊者不明（詳細請參照後章〈正德十行本注疏非宋本考〉）。元貞二年在平陽府梁宅刊行的《論語注疏解經》十卷之中，卷四、五、八、九、十之末有刊記。《留真譜》著錄之元刊本則不知其所在。清光緒中留世珩覆刻本有通行於世。覆刻本則有札記。小字二十二、三字。其他則行款幾乎與金刊本《尚書》同。《爾雅注疏》十一卷被收在正德本之中的，宮內省圖書寮尊藏本中有元印本。為九行、大十八至二十字、注疏雙行低一格二十字、小黑口、左右雙邊，沒有刊記。至於被認為是清嘉慶中汪氏刊本底本的泰定刊本則未見。

## 四 明刊本

合刻本中最早的雖然是正德十行本，十三經之中，《儀禮》並非注疏，而且不只由單經本與《儀禮圖》、《儀禮旁通圖》構成，《爾雅》則配有上記之元刊九行本。只有《孝經》為新刻，其餘十經則按照舊說，認為宋刊本其實是元刊十行本之

後印，並非真正的注疏之合刻。真正的注疏之合刻本，一直要到嘉靖年間於閩中，由御史李元陽與提學僉事江以達校刊初次完成。底本被認為是正德本，其中缺少的《儀禮》，據說根據的是下記的陳鳳梧刊本。此本半頁九行，採刊地稱之為閩本，若採校者則稱之為李元陽本，若採刊時，則稱為嘉靖本。《公羊》之中，一般認為沒有所參考的底本，而刊入中書門下之牒的時間是景德二年六月。傳到日本的存本大多為後印，在後印本之中並沒有江以達的文字。至於很罕見地傳到日本的初印本之白紙摺本製作頗為精美，當時世人加以珍藏，視之為宋本。加藤虎之亮氏證明了校者兩人在閩之年時，並認為此本刊行於嘉靖十三至十五年之間。

根據閩本，萬曆十四年到二十一年之間，北京國子監有刊行十三經注疏的合刻本。此本半頁九行，又稱為監本或萬曆本。北京國子監的刊本按照他書之例，有的稱為北監本，注疏則沒有南監刊本。十行本的板雖然有傳到南監，但正德十行本卻不能稱為南監本。監本通常會在版心中刻入刊年，並在開頭的部分記載校對者之姓名與官職，與其他版本不同。監本之後印本中則有重修本。並將開頭的校者之行改刻，加上重修者。然而，這種做法並未及於十三經全部。所以，加藤氏引用《居易錄談》，認為重修的時間是崇禎十二年。補刻部分有許多誤謬，監本的版本則傳到清室，因此，十三經和二十一史一樣，也有清修本。卷首的部分將官銜加以改刻，並列上康熙二十五年奉旨重校修者之官名，然後將版心之年號去除，並且只在每卷的首頁改刻上「康熙二十五年重修」字樣。根據加藤氏的說法，殿本考證中所引述的監本，就是這個修本，阮氏所校記的監本亦然。

明末，常熟的毛晉汲古閣中有合刻。若根據同人所刻《十七史》卷首〈重鐫十三經十七史緣起〉的記載，他召集了學者，從崇禎元年開始，據說每年刊刻一史一經，並且明示各經史之刊年。又，每部卷末有木記。然而，只有《爾雅》的木記寫為崇禎元年，封面部分則為十三年。此外，《周禮》、《孝經》、《詩》、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、《儀禮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左傳》、《禮記》等按照順序，分別是元年到十二年所刻，木記則與封面一樣。這份木記是否正確，可能有疑問<sup>②</sup>。此本也是半頁九行，另外有「毛本」、「汲古閣本」、「崇禎本」等名稱。注疏傳本中流傳最廣的是板本席氏所傳的補刻本<sup>③</sup>。這個版本在清朝

② 原三七：〈汲古閣刻板考稿〉，《東方學報》（東京）第6冊。

③ 參照後章〈汲古閣本注疏の序跋封面に就いて〉。

嘉慶年間覆刻，向來毛本之底本主要是監本，校刻也被認為最粗糙。但實際上參考的是十行本與閩本等，擔任的學者按照自己的見識加以校訂，所以，雖然有武斷之嫌，但對此批評的阮本卻反而學習了毛本的武斷。

在明代刊行的版本之中，沒有將十三經全部刊行的有以下幾種。

住在北平的橋川時雄氏所藏的十行本之《孝經》殘本。若根據坊肆之言，此殘本乃是宋刊本或元刊本。但我想應該是明初刊本。

永樂中有一份據說是八行本的《周易兼義》與《尚書註疏》之刻梓。兩份文件分別藏於北平圖書館與靜嘉堂文庫。擇是居本的《尚書》與此類似，但實際上並不相同，因為乃是以此本之不完全本為底本，所以有補鈔之部分，和原本有相當的差異。書中沒有刊記，易末及左欄內上部則有小字「永樂甲申歲刊」。一般相信，這就是刊刻的時間。若參考莫《目》中收錄的元刊本、八行本與疏之書式，應該是同一系統。若然，應該也有《毛詩》才對。

屬於正德時代刊本的還有汪文盛、高澂、傅汝舟編校本的《儀禮》。這是十行的精刻本，並有句讀。一般而言，此版本被稱為「汪文盛本」。

嘉靖五年，陳鳳梧於山東刊《儀禮》，並將刻板送給南監的故事相當有名。這個版本因而成為「陳鳳梧本」。然而，照本人的觀察，此本全部是後印本，而且不只陳氏姓名有無之各卷不一致，「後學廬陵陳鳳梧編校」的文字方面，也都是填木。近年來本人一再考證此本，發現並非陳氏之刊本，而是陳氏獲得了正德以前刊本的舊板，加上自己的姓名之後印行的。當然，這只是假說，除非能看到此本之初印本，否則難以證明。特別是上記汪文盛等刊本中，刊本與行款都一致，因此我猜想，或許汪本的原本就是所謂的陳鳳梧刊本早印本，或者正是陳本之原本。

嘉靖年間，提督直隸學政監察御史餘姚聞人論校正與直隸常州府知府遂昌應檀，刊有《周禮》與《儀禮》。因為並沒有參考正德本之外的版本，一般稱為「聞人詮本」。

崇禎年間，沐日堂刊行的版本中有《爾雅》。在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之上加上《中庸》、《大學》，合稱為《四書註疏》。其他經文並沒有這部分（參照後章〈沐日堂刊本注疏之考察〉），因此我將之稱為「沐日堂刊」。莫《目》中只收錄了《論語》與《孟子》，其中所謂的嘉靖中金臺汪諒刊本《孝經》之有無則未詳。在邵《目》與莫《目》中，往往將經注本誤為注疏本。

## 五 清刊本

乾隆年間有武英殿之合刻本，施以句讀，並附考證，稱為「殿本」、「乾隆本」、「殿版」。這部分有校者施以臆改之處，也有斷句錯誤之處。加藤氏則認為這個版本有「隨時訂刻」的狀況。同治年間，在廣東將殿本進行覆刻，字樣與用紙品質低劣且有多處誤謬，特別是句讀誤脫更多。嘉慶年間在蘇州覆刻毛本，加上〈易略例〉與〈詩譜序〉。至於附有《校勘記》的還有同治年間完成的湖南書局覆刻本。品質最差。

嘉慶年間阮元校刊了注疏。一開始是在黃氏古藝書屋刊行，後來由江西南昌府學印行<sup>④</sup>，題為「重刊宋本」，但正如瞿《目》（卷一第六頁）指出的，此版本是根據正德補修本完成的，再以他本進行校訂，因此有時會重覆毛本武斷的問題。在初印本上，扉頁有刻字者與刻印者之鄉貫姓名。此版本又稱為「阮本」與「阮刻」。此本出現後立刻壓過其他版本，有眾多覆刻本。道光六年南昌府學又進行同樣的覆刻。然後同治十二年江西書局及光緒十八年湖南寶慶務本書局（誤刻甚多）等超過十次的覆刻，幾乎多是木記（道光刊本缺少《易》），可見並非原本。又，另外有石印本，在此不一一舉例。

此外，還有數種單行本。比如，乾隆年間刊行的和珅刊本《禮記》是附釋音六十三卷本，但惠棟的跋指出，和珅因為不知道《禮記》其實是在七十卷本之中，才有此誤<sup>⑤</sup>。

嘉慶年間，汪氏校刻的《孝經》以元泰定刊本為底本，參考諸本而校訂。這部分很少有傳本。

嘉慶年間，張敦仁有《儀禮》之刊本。主要是搭配宋嚴州刊經注本與單疏本，並由顧千里負責校勘。

淮南書局刊本《毛詩》，將斷句釋文以及疏改行。傳本比較少。

光緒年間，劉氏覆元元貞刊本《論語》，在擇是居刊本《尚書》之前推出。

其他還有巾箱本《爾雅》以及重新出版的「三讓堂藏板」，都是坊刻粗本。這

④ 熊羅宿：〈影覆阮刻宋本十三經注疏略例〉（《文字同盟》第23號）。

⑤ 內藤虎次郎：〈宋板禮記正義に就いて〉（《書物禮讚》第6冊）。

類刊本其他應該還有，比如最近的石印本影印本，但在此全部加以省略，不做介紹。

### 參 考

昭和九年日本書誌學會編刊的《十三經注疏影譜》有書影，今省略。

### 附 記

針對附載《十三經注疏影譜》之中的內容多少加以補充、更改體裁而成，並作為以下數篇研究之序說而收錄。後來加藤虎之亮博士的〈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總說〉（《東洋文化》連載）又有多處補充，在此不一一注記。

尊經閣文庫中有「孝經註式正義」之封面，其中有清順治（或明末）時期完成的一本，卷首為「孝經」，次行為「唐玄宗皇帝御註、宋邢昺校定正義」。雖然把疏當作單行，但只收錄疏中本文之疏，不及於注之疏。

——譯自《長澤規矩也著作集》第1卷（東京：汲古書院，1982年8月），頁11-18。